

殷欢欢 著

柔柔女孩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124757
1280

柔柔女孩

她，天生
不良于行，却有
着一颗敏感狂郁
的心。

他，健康
活泼又善良
专情。

他和他的开始，
是最狼狈的邂逅，她
和他的相知相恋，却有
怎样的收梢？

※
殷欢欢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柔柔女孩心 / 殷欢欢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80142-631-2

I. 柔… II. 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7588 号

柔柔女孩心

著 者: 殷欢欢

责任编辑: 陶 乐

封面设计: 天水碧

内文制作: 索彼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话: 82885151 转

印 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93 千字

印 张: 8

彩 插: 8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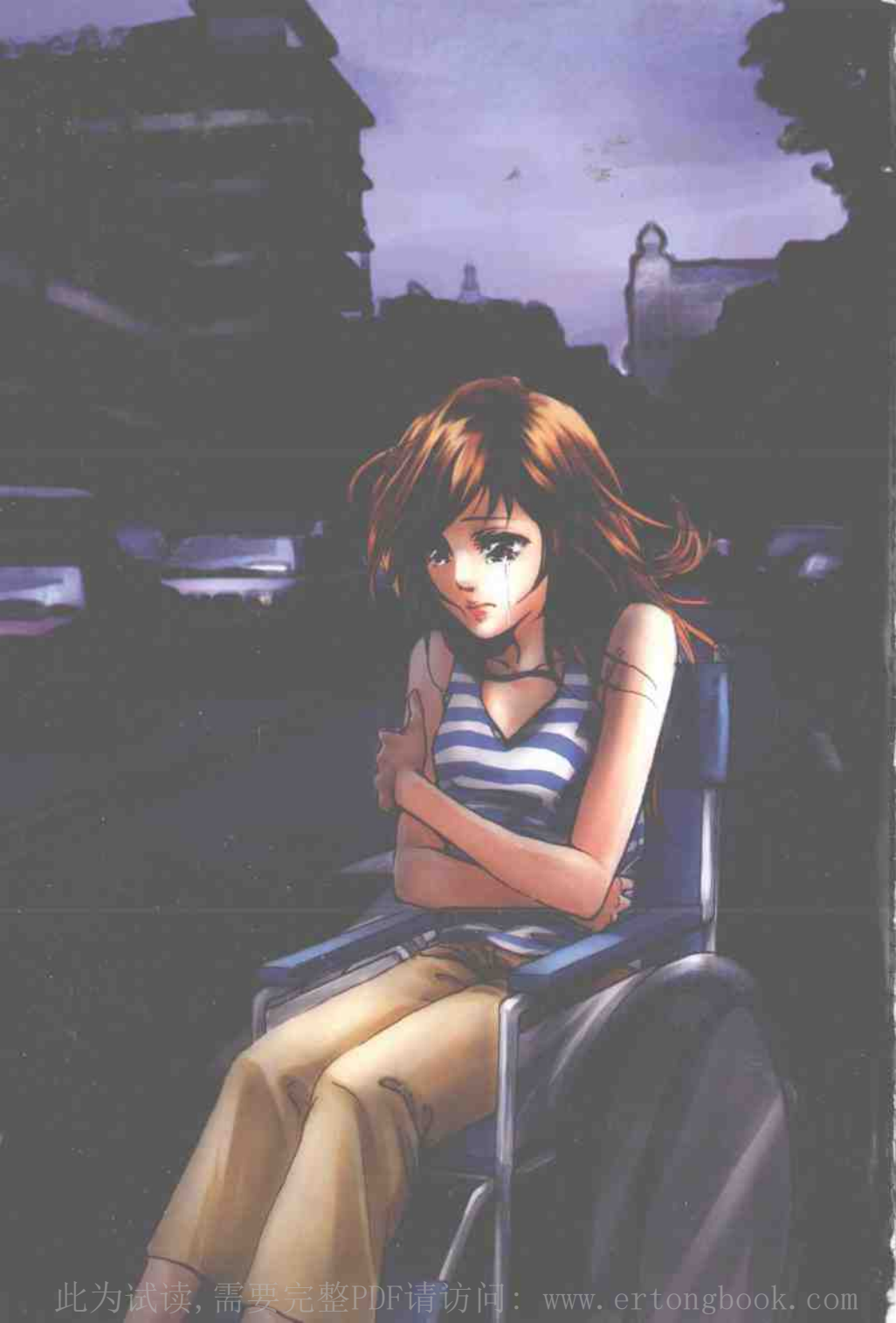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80142-631-2/I · 276

定 价: 1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九章 放飞

21

★第八章 寒冷的冬季

98

★第七章 命运

81

★第六章 拜托请走

58

★第五章 飞上窗棂的鸟

47

★第四章 意外重逢

33

★第三章 午夜风起时

20

★第二章 拒绝

8

★第一章 毕业了

1

☀ 暖暖的，握在手心里的温度（代后记）

☀ 第十六章 流香短发

☀ 第十五章 他的日记

☀ 第十四章 回归

☀ 第十三章 他的短讯

☀ 第十二章 逃爱

☀ 第十一章 不言

☀ 第十章 美丽新世界

24

23

20

19

17

16

15

13

柔
柔
女
孩
心

第一章 毕业了

五月的夜很是撩人，有活泼的星，迷人的月，闪耀的霓虹，我小小的房间里却是昏暗的，它，只藏着落寞。

启动电脑，新建 OFFICE 文档，游动着光标，盯着显示屏上“毕业论文”几个大字，任思绪翩跹。时间过得真快，中专的生活在我的吊儿郎当中已接近尾声，我从未珍视过，在乎过，只是在它将要离去的时候隐隐感到有一丝丝的不舍。毕竟，它也带走了我四年的光景。

“吱呀”一声，有房门被启开的声音，是母亲。

“妍妍，还没睡哪？”

“嗯。”

“早些睡，不然明天又要喊头痛了，唉，你这孩子，总让我有操不完的心。”母亲发出叹息。环顾四周，她又多出责备：“你还喝咖啡啊？我不是前几天才跟你讲过，晚上睡觉前不要老喝它，这东西带刺激性，喝多了对你身体没好，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我望了她一眼，半背过脸去，没吭声。

“对了，还记得上次到咱们家来玩的祁阿姨吗？她们家下个月要搬新房子了，请我们去喝搬迁酒呢。”母亲边掀开床罩帮我铺床，边换了个话题。

我无可奈何地蹙了蹙眉，将空格键敲得啪啪响。

“妍妍……”母亲还想再继续说些什么。我终于忍无可忍，痛苦地晃了晃脖子，将轮椅忽地划了半个圈，面冲她喊叫道：“Mum, I'm busy now, Please do not talk,ok?”

母亲怔怔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默默地退了出去。我烦躁地删掉文档里仅有的两行字，一下切断电源，拨了拨蓬乱的发，拿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一口气喝了下去。

如果不是母亲在产前三个月出了意外，累及我成了一名早产儿，诱发我患上了这不死的绝症，迎接我的，定会是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人生——我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医学上把这类病例称为“脑瘫”，叫是那么叫，可我的脑子并没有因此出什么故障，它运转自如，倒是我的两条腿，失去了它作为腿的应有功能，这该算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典型吧。有时候，我宁愿出故障的不是我的腿，而是我的脑子。脑子坏了，就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整天吃饱了睡，睡饱了玩，一生也就在昏昏沉沉、不明痛楚中过去了；而两条健康的腿，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所背负的使命不光是走路，而是支撑着整个人生。

没有支点，有什么还足以撑得起生命？

清晨，终于击退了梦魇的袭击睁开眼睛。母亲正在收拾昨夜被我弄得狼藉一片的案几，见我汗渍渍醒来，便问：“怎么啦？”

“没什么。”我撑起身，懒懒地应答着。头，痛的厉害。

“这些笔啊本啊的，我都帮你叠齐放好了，等用的时候别又抽乱。”母亲拎起那方搭在轮椅背上的丝绒布，抖了抖直，将其被覆在电脑上，顺嘴嘱咐道。

“妈……昨晚，对不起。”

“什么事？隔了一夜，我都给忘了，别磨蹭，快起来吃早点。”母亲拿着抹布宽容地笑笑，掩门出去。对我这时常发作的“情绪病”，她早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了。

草草洗漱完毕，我拢了拢发，欠身从床边的衣柜里挑出一件嫩黄色的樽领短袖毛衣，往身上一套。把面包片泡在牛奶里，剥了只水煮鸡蛋，胡乱地嚼了几下子，挎上书袋就划着轮椅往学校赶——时间是七点四十九分五十九秒。

班主任还没到，课堂里闹腾腾的，像个生意兴隆、人头攒动的自由市场，有走来走去追追打打的，有拿着水瓶站在过道上喝水的，有垂头啃包子的，有窃窃私语的，有戴着耳机看漫画的，有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真乃眼花缭乱，无奇不有。的确，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平日里得过且过的乌合之众来讲是一个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好日子——毕业了，过了今天，我们就都“解放”了，“自由”了。我歪着身子，撑着头，坐在杌里，用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甚理解的心情看着这嘈杂、雀跃的场面。

四年前中考失利，我进了这所名不见经传的中等专业学校财会电算化专业。母亲说，这是一个适合我的专业，不用“跑来跑去”

柔
柔
女
孩
心

的工作，只需在账桌前管好自己的算盘就行。她的话虽不假，但没能调动我的积极性。本来嘛，想做好一件事情，学好一门本领，得自个儿喜欢才行。

估摸过了有一顿饭长，教室门口这才传来细碎的脚步声，班主任两手撑住讲桌，扯着嗓子道：“大家安静，安静，我有话要讲。”

讲桌下，大家的脑细胞都处于高度亢奋状态，嘴巴仍在唧唧咕咕，手脚仍在蹒跚。班主任见我们对他视若无睹，不由怒气冲冲，发起飙来，抄起生活委员刚爬五楼从教务处领来的一盒粉笔，砸在地上，“砰”一声，粉笔们当下“粉身碎骨”，惨不可言。

“你们是不是把我当隐形人啊？我讲的话你们听不到？都聋了？”

这一招“敲山震虎”果真威力无穷，台下即刻间鸦雀无声，唯听四十八颗心惴惴不安乱跳，大家都知道，他的“不是我要说论”又要开始了。

“不是我要说，像你们这群‘老爷头’货色，我教了三十年书都没碰着过，蹩脚么蹩脚得要死……教到你们真是我‘三生有幸’。”班主任怒目圆睁，青筋爆凸。

“平常吵得要命，老早就警告过你们，就你们这种‘料’，拿得到毕业证是见鬼了，看，我料得准哇？你们当中有几号人能顺利拿到文凭的？不是我要说，我的面子啊，全让你们坍光了，真是现世。”

正当他骂得唾沫横飞之时，教务主任从窗前经过，听到“爆破声”，探了半个脸进来，班主任收起怒色，解释说：“这批人，不好好训训，出去非闯祸不可。”教务主任听罢，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走了。

“跟你们这些‘活宝’多讲讲啊，我寿命也要减短几年，算了，我也不想说了。出了学校后尽可能找实习工作，不要整天到晚在社会上游荡，给学校和我滋生事端，考试还没通过的同学听学校通知。噢，别忘了走的时候把你们这间‘猪圈’扫扫干净。”